

梦剧场

三十五集大型古装动作喜剧



# 九岁

## 龄太子

贺恒祥 著



Intro. 2  
7

梦剧场

# 九岁县太爷



贺恒祥 著

现代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岁县太爷/贺恒祥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01. 11

ISBN7-80028-668-1

I. 九… II. 贺…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8731 号

## 九岁县太爷 Jiusui Xiantaiye

---

责任编辑:张桂玲

封面设计:程阳阳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15 印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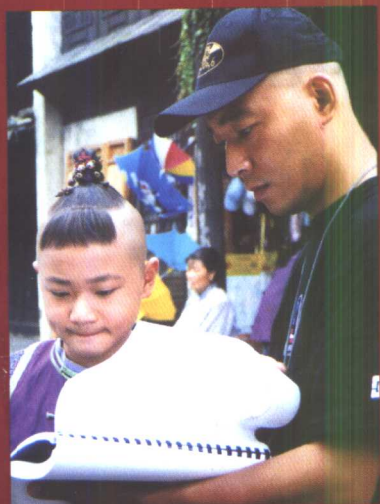
版 次: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

书 号:ISBN7-80028-668-1/I·144

定 价:22.00 元



阿黄导演

1982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9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曾编导影视作品：《何长工》、《其实男人最辛苦》、《男人四十》、《还让四平当村长》、《九岁县太爷》、《对不起，我还活着》。



陈青云 (吴孟达 饰)



正直慈厚 搞笑老爸 义薄云天



魏贵妃 (高宝宝 饰)

乾隆 (李志舆 饰)





徐莲 (曹颖 饰)



美人如玉剑如虹 恩仇无常情奈何



眉飞色舞的算命先生



大盗李光 (李大强 饰)



阴险狡诈的严禄（方子哥 饰）





刘桂香 (羽彤 饰)

包子西施 (李京京 饰)



陈青莲 (李岚 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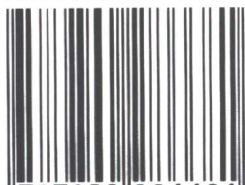
(全部照片由刘志舜拍摄)



贺恒祥，1952年出生，吉林通化人。曾在政府的宣传部门从事通讯报道、在文工团做过编剧、在电影厂做过编辑等工作。1969年开始发表诗文，主要作品有刊发和投拍的电影剧本7部，投拍的电视剧本12部130多集，先后共有300多万字的创作成果面世。2000年始为长春电影制片厂艺术创作中心的准自由职业者，开始靠写作自谋生路，创作并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九岁县太爷》。

责任编辑：张桂玲

ISBN 7-80028-668-1



9 787800 286681 >

20080206

## 梦 剧 场

梦 剧 场 系 列 丛 书

- 刮痧
- 庭院里的女人
- 梦开始的地方
- 走进空气稀薄地带
- 贻笑大方
- 是是非非
- 壮志凌云
- 就那么回事儿
- 吕布与貂蝉
- 不回家的男人
- 大汉天子
- 九岁县太爷
- 青春正点
- 海洋馆的约会
- 秦淮八艳
- 绝对情感

禾木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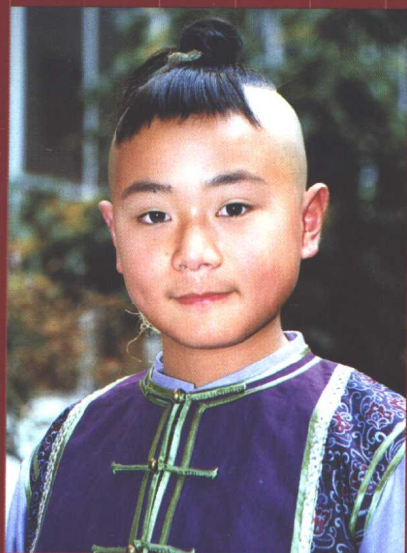
书装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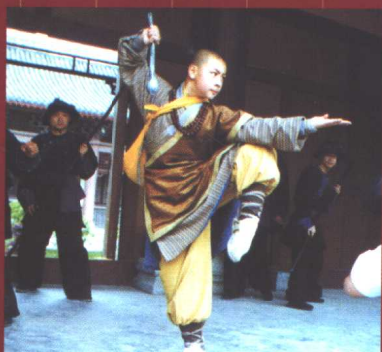
# 顶天立地大小人

清浊沉浮天地分  
天地之间站直人  
人分官民君与臣  
忠奸好坏说到今  
九岁状元县太爷  
小似秤砣压千斤  
敢反贪官骂皇帝  
惩恶扬善只求真  
壮怀凛凛，以民为本  
铁骨铮铮，决断乾坤  
堂上百姓堂下印  
公正廉明得人心  
红尘滚滚，情仇爱恨  
日月悠悠，只争一瞬  
热血铸就千秋魂  
顶天立地小大人





陈文杰 (曹俊 饰)



佛祖在心 身怀绝技 拳拳脚脚真功夫



心远 (释小龙 饰)



身怀绝技、凌空飞舞的心远小和尚原来是被“一线牵”

## 第一章

二月初十，江南已是春暖花开、绿水如染的季节，而地处北方的京城仍然冰天雪地、寒风如刀。沿着中轴线建筑的皇家宫殿巍峨壮观，宏大有序的琉璃瓦大屋顶映着朝阳闪射着一片金碧辉煌。张牙舞爪的雕龙、面目狰狞的石狮无不象征着皇权的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在一道又一道的红墙外面，灰秃秃的低矮民房被一条条狭窄的胡同分割开来，仿佛是绳索铁链捆绑起的无数平头百姓，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地跪伏在天子脚下。

此时正是大清乾隆年间，史称太平盛世。

前门大街上车水马龙，店铺林立。红男绿女来来往往，摩肩接踵。

十全县举人陈青云和九岁的儿子陈文杰在人流中非常显眼。

父子俩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没有一点进京参加会试的举子模样。看见兵丁把守的前门箭楼，陈青云兴奋得热泪横流，振臂狂呼：“京城，我陈青云来了！”陈文杰照样学着大喊：“京城，我陈文杰也来了！”行人投过惊惑不解的目光。陈青云不管不顾，回头问陈文杰：“天才儿童，咱们没有来晚吧？”陈文杰甩了一把冻出的清鼻涕，随后用手背抹抹肮脏的鼻头，掐指算算道：“今天是二月初十，到礼部报到的最后期限，就差一天你就完蛋了。”

陈青云又是激动莫名地五体投地，作揖磕头，说道：“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紧赶慢赶总算赶上全国会试了。十年寒窗苦，为了升官发财死读书，这回不考个三元及第都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儿子你。”陈文杰问道：“老爹，你想连中三元？”陈青云骄傲地说道：“你不相信？乡试我高居榜首，全省第一，拿了解元；全国会试考上第一就是会元；等到殿试，就是皇上亲自面试，我再考个第一就成了状元。那真叫‘榜上三元解会状’。”

陈文杰随口答道：“我看是‘人间四季夏秋冬’。”

陈青云爬起道：“臭小子，和我对上对子了。一年四季怎么是夏秋冬，春天你给偷吃了？”陈文杰连连跺着脚取暖，还嘴道：“今年没春天，我跟你风餐露宿要饭赶考，走了一千多里路，我恨今年这个春天。”陈青云怜惜地把陈文杰搂进怀里，用后背给他挡着寒风，说道：“好儿子，让你跟爹吃苦遭罪受委屈了，等我三元及第、金榜题名以后就享福了，荣华富贵要什么有什么。”

父子俩正互相依偎着说话儿，一阵寒风呼啸着卷地而过，忽地吹落了陈青云的破草帽。陈文杰帮着捡起，掸掸沾上的黑雪道：“老爹，你的帽子落地上。”

陈青云急忙吐口水，训斥道：“吓吓，乌鸦嘴，进京赶考不准说‘落’字，更不准说落地（第），忌讳。”陈文杰问道：“那说什么？”陈青云道：“要说吉祥话，落地不说落地，说及地（第）。”陈文杰把草帽给

陈青云戴上，把帽绳结结实实地系上道：“老爹，这回系得死死的，保证你永远不能及地（第）。”陈青云气得吹胡子瞪眼，不顾天寒地冻脱下鞋，用鞋底打陈文杰的屁股：“臭小子，不会说话，我打死你！”

陈文杰一蹦一蹦地躲跑，喊冤叫屈道：“老爹，是你不准说落地要说及地，我说及地怎么又错了？”陈青云抓住他，想要细加解释，见四周围上来许多闲人看热闹，便迁怒于人地吼了一声：“看什么看，没见过老子打儿子！”穿上鞋，拉起陈文杰就走。

热闹集市上，挎篮挑担的商贩大声叫卖着“热乎包子馒头饼”“豆汁炒肝卤火烧”，在人流中灵巧地穿行。陈青云时不时地打听着福兴胡同，急急忙忙地朝前赶路。陈文杰扯着陈青云的衣襟，东张西望，两眼不够瞧，屁股向后坠着不愿走，撒娇地叫道：“老爹，从早晨走到现在还没吃东西，你不想要儿子了？”陈青云连声哄道：“好儿子，乖儿子，再忍一会儿，就能找到咱十全县老乡礼部侍郎严禄严大人的家，一到严府，山珍海味你随便吃。吃饱了就玩儿，玩饿了就吃，老家乡就是咱的家。”

陈文杰听得直咽口水，加快脚步，边一跌一滑地跟着小跑，边问道：“老爹，咱和严大人沾亲带故？”陈青云道：“不沾亲，也不带故。可俗话说得好，亲不亲家乡人。何况斯文一脉，你老爹我马上就要高中状元，与他同朝为官吃皇粮了。”

岂料事与愿违，陈青云带着儿子陈文杰顶风冒寒一心扑奔老乡而来，迎接他们的却是冷冰冰的高墙大院，如狼似虎的严府家丁。

陈青云面对森严的门卫，竭力做出斯文的样子拱手为礼，朗声说道：“烦请仁兄通报一声，有同乡拜望严大人。”家丁坐在门洞里的长凳上没动窝儿，不屑一顾地挥挥手，像赶一只苍蝇似地训道：“去去去，也不睁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长了几个脑袋敢来冒充我

家老爷同乡，老母猪钻玉米地，想找棒子吃！”陈青云傲然地一振破衣、一弹草帽，喝道：“你知道我是谁吗？”家丁扭过头去，洋洋不睬。

周管家有事从账房过来，闻声打量了陈青云父子两眼，讥笑道：“你是谁？你不就是溜墙根睡庙台，伸手要饭的叫花子！”陈青云大声豪气道：“错！本人是赶考的举子陈青云，陈解元。”周管家迎面啐了一口，道：“我呸，就你这小模样还能是解元，那我就是状元了。”陈青云羞愤难堪地擦掉落在脸上的口水，怒道：“你，你不要凭衣帽取人！”周管家一伸手，冷言冷腔道：“我周管家不凭衣帽取人，你把举人文凭拿出来瞧瞧。从古到今，就没见过有会试举子拖着儿子满街讨吃要饭的。”

陈青云一时无言可对。带着陈文杰进京赶考原本就是不智之举，在十全县荷花塘老家，陈青云鳏夫一人抚养儿子，临出发前，陈文杰撒娇耍赖要跟陈青云上京，不答应就又哭又闹。陈青云对儿子娇惯日久，有求必应，父子俩又从未分开过，另者，托付人家也委实放心不下，就这样才同意带陈文杰同行。因为担忧考场舞弊官员索贿，卖了祖居老屋，带足银子，准备打通关节。此外，还有县里发给的水脚银两和亲朋好友馈赠的程仪，雇了船只扬帆北上。初始还算平安顺利，后来下船改走旱路，却遭强盗，抢去代步的毛驴与所有的行李银两，连同路引、文凭也被裹去。父子俩身无分文，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得豁出面皮沿门乞讨，吃尽了千辛万苦才硬撑着来到京城。陈青云哪里还拿得出证明自己举人身份的文凭、路引，一心巴望着同乡严禄出具认识印结，在礼部报考给予方便周全。

沉寂中，周管家冷笑连连，挖苦道：“怎么哑巴了？你要是举人，我把眼珠抠出来给大家当炮踩响听。”陈青云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求告道：“学生是在路上遭遇强盗，盘缠路费和文凭一起被劫，方才如此落魄。还望管家体谅，代为禀告严大人得知。”周管家晒道：“得得，撒谎也撒不圆，强盗要你文凭干什么，想当个举人强

盗？臭叫花子还不快滚，再假冒同乡，打断你们的狗腿！我家老爷能有你这号同乡？”

陈文杰在一旁站着，羞恼地接过话道：“你狗眼看人低！皇帝还有三个穷亲戚，我老爹没假冒！”周管家一听陈文杰当众骂他是狗，恼火透顶，喝令家丁：“小叫花子敢骂我周大管家，给我赶走！”几个家丁恶狠狠地扑上来边推带搽。陈青云害怕儿子挨打吃亏，用身体护住陈文杰退到街边。家丁骂骂咧咧地回到大门口。

陈文杰拉着陈青云要走，气冲冲地说道：“老爹，严禄不认咱是老乡，咱也不认他，等你考上状元，就罢他官，撤他职，叫他当要饭花子。”陈青云跟着挪动了几步，便又站住脚，发愁道：“儿子，就这样走了，认识印结找谁出具，十全县在京当官的就他一个。”陈文杰不服道：“这事还非他不可。”陈青云哭丧着脸道：“非他不可，别无选择。”

原来清制每三年大比，头年十月乡试，次年二月在京会试举人，也就是辰、戌、丑、未年开春闱考场，所以选在初春，为了预防疾病流行。举子行前，由该州县发给水脚银两，自己择日登程，但必须赶在二月初十以前到京，取具同乡京官的认识印结，证明该人不是冒籍顶替，然后赴礼部纳卷，参加复试取得会试资格。倘如三科不到，未经复试者，则永不准会试，也不准赴吏部截取铨选，终生不得入仕做官。陈文杰听陈青云大致讲过，当即明白见到严禄至关重要，两只乌黑的眼珠滴溜溜地转转，有了主意道：“老爹，不用唉声叹气，天下事难不倒天才儿童。前门不让进，咱们走后门。”陈青云破愁为笑，拊掌叫好道：“对，走后门！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大丈夫神仙做得，狗洞钻得，通权达变，不算丢脸。”

周管家在大门里看见，猜到他们的心思，枣核脸上挤出阴冷的奸笑。

严府后门，供杂米买菜的下人和运煤送炭的苦力出入，黑漆漆的两扇门板半开不开地虚掩着。陈青云父子俩顺小巷过来，陈文杰蹑手蹑脚地走近门口，轻轻地推开一扇门朝里窥望，陈青云也挤上前伸头探脑地听动静。

周管家早已藏在门后，憋着一脸坏笑，举起垃圾筐对准陈家父子兜头扣去。

陈青云站在陈文杰后面，机警地躲开跑走。陈文杰落了一身垃圾，被汤汤水水迷了眼睛。周管家把空筐扔给在一旁的厨房佣工，嘲骂道：“臭叫花子，想跟我周管家玩心眼，你们还是油渣子泛白，短炼。”关上门，下栓插死。

门外，陈文杰嗅到一股肉的香味，抹把脸，动手从垃圾里扒拉出一个油纸包儿，打开一看是只肥大流油的酱猪蹄，喜出望外地捧着跑到陈青云身边，叫道：“老爹你看，有吃的了！”陈青云又累又饿，无精打采地靠墙坐着，一见猪蹄腾地窜起要接，可手伸半截僵在半空，板起脸。陈文杰不曾注意陈青云情绪突变，调皮地把猪蹄举到陈青云的嘴边鼻底下，逗弄道：“你饿傻了，连五香酱猪蹄都不认识了？”陈青云馋涎直流，却疾言厉色道：“我认识酱猪蹄不认识你了。贤者不饮盗泉之水，志士不食嗟来之食。可是你，我陈解元的儿子竟然偷人家的东西来吃，自甘下流，无耻之极。”陈文杰怔了怔，委屈万分地嚷道：“我没偷！”陈青云生气地抓过陈文杰，扬起巴掌打屁股。陈文杰不服地连声辩白道：“我没当小偷，你干吗打我？”

陈青云骂道：“不打你记不住，陈家世代书香门第，冻死要迎风站，饿死不做贼。酱猪蹄你在哪儿偷的送回哪儿去，给人家赔礼道歉。”陈文杰哭道：“猪蹄是我从严府垃圾里捡的。”陈青云不信道：“谁会把这么好的酱猪蹄当垃圾扔了，谎话连篇，我打死你这不成器的东西！”下手更加重了。陈文杰挣扎着，伤心地大声哭叫。

一个盲眼的老叫花子拄着打狗棍，颤巍巍地循声走过来，说